

枪

每个士兵都有一支枪，每支枪都有一个号码，而这个号码也就是这个士兵的身份证。

师永刚 著

新华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槍 / 剛永師著. — 北京: 華夏出版社, 2003.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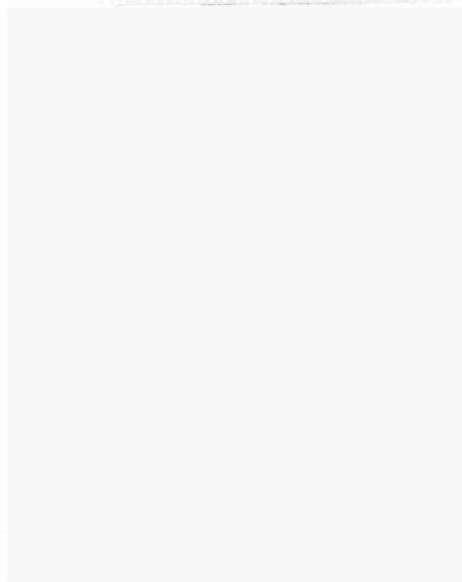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301-01114-5

I. ①槍... II. 剛... III. ①武俠小說—中國—當代

IV. ①I247.5

槍: 093593175510

著 / 師永剛



中國圖書出版業: (010) 03013013

總發行所: (010) 03014413

圖書出版業: 華夏出版社, 北京, 郵政編碼: 10000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枪 / 师永刚著. —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9.12
ISBN 978-7-5011-9114-7

I. ①枪… II. ①师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0879 号

枪

责任编辑: 孟通

装帧设计: 一鸣文化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照 排: 绘世朗创

印 刷: 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9*1194 1/32

印 张: 15.25

字 数: 22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9114-7

定 价: 29.8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 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 63072012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3074473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: 80586988

目 录

枪机

第一卷

- 弧度 / 2 枪的灵魂 / 16 左眼高 右眼低 / 28
弹道 / 38 狙击手 / 48 授枪礼 / 56
枪吟 / 62

人树

第二卷

- 河西堡 / 68 人树 / 73 孤狼 / 76
如火黑睛 / 92 深城 / 87 祁连 / 91
桔色火焰 / 94 环山大血 / 98

西边

第三卷

- 诗地图 / 102 1999 凉州词 / 114
传说之马 / 136 是什么在流传 / 139 大地上的灯 / 157
走向灵魂的高处 / 168

黄土大梦

第四卷

- 黄土的味道 / 178 倾听 / 181 俯视红尘 / 186
悬城 / 190 扭秧歌的人 / 194 采铎者 / 197
寻找白龙庙 / 200 英雄 / 203 粟颂 / 206
壶口观河 / 208 黄色光亮 / 211 米脂观美 / 214
黄土延伸 / 218

目录

换根

第五卷

杀羊 / 222 最后一个鼓手 / 227 换根 / 231
与鼠为邻 / 235 牙病 / 242 饮者 / 247 旧人 / 253

第六卷

巨炮

第七卷

西北望

第八卷

最后的骑兵

第九卷

兵书之秘

想象之马

牺牲之美

国家伦理格局中的道德模型

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记述红军

国人到此，低头致敬

史記

第一卷

枪机

弧度

腊月二十四的深夜，我在梦中奇怪地看到了我姥爷。这个长着一脸皱纹的老人，他弯着一米八左右的老个子，走进了我的梦里。那梦想的门槛太低，他肯定又忘了弯他那一辈子都弯不下的腰了。我听到他被碰疼了，他在夜色中，有些暗淡地说：小子，你把我的枪放哪儿了？并且像往常一样，用他那双大手拍了一下我的屁股。

我在梦想的深处被他的那双大手拍醒。这时我才想起，我姥爷这么老了，还掂着他的那件破东西。那东西就在我的抽屉里躺着，像一段可怜的往事，又像一个深深的没落的人，散布着我并不喜欢的陈年的气味。那是不是姥爷的味道？我这样想着时，全然忘了他如何地离去，就像我根本不知道他如何推开我的梦中之门。我跑到屋外，打开那只抽屉。在这么深的夜里去看一件很老的东西，令人有种难以进入的诗意。我想着他老人家的那句话，打开了那只用红绸扎紧的小包袱。那里面是一把与姥爷一样老的旧枪。那枪旧得早没有了模样，它有的只是一支枪的躯壳。令人吃惊的是，那上面闪烁的一层绿锈。那锈色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颜色。我几乎都有些着迷了，这支谜一样的老枪，对我这样一个士兵来说，犹如是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兵。我没有理由，不在这样一支枪面前，惊惶失措，不

知如何是好。令我吃惊的是，姥爷这么老了，还藏了这么一个宝贝。这枪是在他老人家八十寿辰时，给我的。那个寿辰他过得没有多少意思，但有意思的是，老人竟然在我要离去时，把这样一个宝贝，送给了我。

是在晚上，姥爷把这东西拿了出来，他看着这个生了锈的铁家伙，哈哈笑着说，小子，不要看不起它，这家伙是个地道的德国造驳壳枪，可以打13发子弹。他看着我，用那支锈了的，没有了任何战斗力的枪，向一只苍蝇飞动的方向瞄着。

我的鼻子一酸，我没想到强硬了一生的姥爷，在80岁的时候，拿着一支过时的旧枪，向着一只渺小的苍蝇射击。我忽然有种难受，老人难道不是一支旧枪。他也生锈了么？我有些吃惊自己会这么去想他。我把那支旧枪拿在手里，它的手感好极了，拿在手里就有一种藏不住的冲击感，从内心往外涌。我掂了掂它，它的分量很重，还有那些锈。我知道这就是那把枪了，那把跟随了我姥爷几乎一生时间的老枪。尽管我早已知道他有一把枪，但它却像一个不太可信的谜一样，对我们只是一种猜测，我们这个家谁也没有见过它。而现在它却在我姥爷八十岁生日时出现了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问他，这枪这么多年你把它放到哪里了。姥爷似被问住似的，愣了一下，但继而不在乎地喊，我把这玩意儿扔到了地窖了。它在那下面待了有54年，没想到，还没坏哪。这家伙的命与我一样，够硬的了。姥爷赞叹。我说，你把它给我干什么哪？姥爷看着我，像看一个怪物。那双大眼看得我的心里直发毛。我说姥爷你怎啦，他才回过神来似地，低语：小子，记着，这是你姥爷的一辈子……老人说完，像回避什么似地，扬长而去。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夜色中发呆。

我从小崇拜他。这个老汉像个男人，他走路从来是那种从容不迫的劲势。这种老军人之气是我对他崇拜的根源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崇拜，其实就这么简单。哪怕他是你的亲人。姥爷的一对老眼时常闪射着一股肃杀。那是秋天最后的神态，可在他的身上出现，令我有些不可思议。我姥姥天生讨厌我跟在姥爷的后面转来转去。这个小脚女人70多岁了，一对老眼仍然明亮着，那眼睛中闪烁着的秋水如同我们村子边上的汾河水，一波一波地向前涌流着。我总是爱看姥姥的那双美丽的大眼，从那双大眼中我可以看清我的姥爷当年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人，他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，自然他也就没有理由不在我的姥姥的唠叨下过他的日子了。我经常这样想，还因为我的姥姥擀得一手的好稍子面，那面又劲道又好吃，我爱吃面并不因为我是个山西人，而是因为我有个会做面的姥姥惯出来的毛病。我姥爷与我一样爱吃面，这使我们俩人的处境非常不好。那时候，我记得最多的便是，我与姥爷坐在饭桌前等吃姥姥下的面，而姥姥这时候就会不知为什么地骂起我的姥爷。姥姥不知为何会对姥爷有那么多的仇恨，她时常用我们的山西土话骂着姥爷，仿佛是为她擀面时伴奏一样。用山西话骂人也不是一种正常的理由呵？我经常看着姥姥那有些自言自语的骂人的背影发呆。而每到这时候，姥爷总是沉默着不说话，似乎是没有听见她的话似的。只是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姥姥给做的稍子面。姥姥骂得越多，他吃得就越多，我有时候挺奇怪，骂人的话也是一种刺激人胃口的东西吗？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我的姥爷就在这种骂声中吃了一辈子的稍子面，并且还没有吃够似的，临去世时，他还要我姥姥为他做一次稍子面，他是吃完姥姥做的稍子面才离开这个世界的，这个一生把醋与面当成自己最重要的爱好的

老山西人。

但让我不能忘记的是，姥姥对姥爷的不理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。她一边骂着还一边为姥爷下着她扯了一生也扯不完的面。她骂完了姥爷就开始骂我，说你从小就跟着这么个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是想去杀人，还是也想去一辈子受穷。姥爷杀过人，我这还是头一回听说，我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他。这么一个低声下气的老人，他还会去杀人？这么一个小时候常把我驮着去吃百家饭，我有时候把尿撒在他的脖子上，却仍然乐呵呵的老头，他怎么可能去杀人？

我就跑去问我娘，我才知道原来姥爷是个老游击队员。再后来，我从洪洞县志上，还看到了他的名字，那名字下面说他是我们县洪赵支队的一个队长，他曾经用刀劈死过四个日本人……这事把我吓了一跳。这个老人的传奇让我都有些害怕。有好几天，我都不敢去看他，更不敢往他的身边凑。要知道这一切对于一个10多岁的孩子来说，简直有些可怕。尽管他杀的是日本人。姥姥比我厉害，一听到姥爷咳嗽，就骂他，说，他有病都是那些人的冤魂追着他，有17条人命在他的手里，姥姥说这都是报应啦。然后她就又很辛苦地去为姥爷煎药。我经常很奇怪，姥姥怎么可能一边恨着姥爷一边又去爱这个人呢？

我就是在姥姥的这种令人不解的诉说中，开始进入了姥爷那传说般的一生。听多了，我才知道姥姥为什么生气。让这个老太太用尽一生也想不通的是，与姥爷一个村子里出去的人，都是将军了，都是一些大得不得了的事儿了。这些人还常开着各种各样的车子，回到村子里，来看这个当年曾是他们的队长，而今不过是一个穷得一生什么也没有的老农民。姥姥这样数落姥爷，当然是理直气壮的。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该是我的呀。说

到这儿，姥姥就会哭出来，她的命太不好啦，她总是这样叹息。她说，要是你姥爷不跑回来，要是那颗该死的子弹，不钻进你姥爷的屁股里去，你姥爷也不会是这样呀！

我那会儿才知道，竟有一颗子弹，钻进了我这个没有一点表情的姥爷的屁股里！天哪，这对我可是一件奇怪的事，我整天像看怪物似的看着他。我一直想不通的是，那颗子弹为什么会就打进他的屁股里，一个人为什么会用一生带着一颗子弹走来走去哪！我时常看着他的屁股发呆，那两瓣磨盘大的屁股对我来说，又神秘又可怕。但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小队长不干，跑回来干什么？这个问号我用了十多年才拉直。姥爷一生杀人如麻，据说有几十条人命交到了他的手里。当然姥姥说有十七条人命。这个敢杀人的老游击队长，在1948年攻打临汾城时，当上了敢死队的队长。那时候，进了敢死队，就没有人会再想着活命。姥爷那会儿望着秋天的平原，有些心绪不宁，离这儿60多里外，就是他的故乡师村，那会姥姥刚生下了我的娘，从没有见过女儿一面的他，听姥姥捎信说，仗打完了，回来给孩子取个名儿。姥爷就一直想着给我娘取名的事儿，直到晚上，发起总攻，他也没给我娘想出个名字来。他带着十几个人，抬着三棺材炸药，乘夜暗，进入了高大的临汾城下。那炸药是早晨开始炸响的，爆炸时，姥爷离城墙太近，巨大的声浪把他高高地抛向了几十米外的一块坡地上，把他给震晕了。他从土堆中爬起时，后面的部队还没有跟上来，姥爷把大刀片子一抡，就带头冲上了城楼。他那会儿杀红了眼，见人就是一刀。他也不知道砍了多少人，有多少血溅湿了他的衣襟！他边想着给我娘取名的事儿，边向前冲着。那会儿，他把取名这样的事儿与杀人连在一起，让我有些吃惊。但事实就是这样，我娘的名字就

是他在冲上城楼的那一瞬间想出来的。那会儿城头上到处都是浓重的硝烟。无数的子弹流星般在阳光的间隙飞舞。那些闪烁的碎星可能打动了。这时他看到有个战士扛着一面红旗，向前冲。硝烟擦着那面大红的旗帜，到处都是一片鲜艳的红，满天都是无尽的血色。他的眼睛都被这面红旗给晃花了，眼前到处都是浓浓的红色，他想，红色是个好东西呵，我一生不就是为这面红旗来拼命吗？我的好幻想、爱吃面和吃醋的姥爷这会儿来了灵感。他想，日他娘的，就叫红旗吧！我娘从此有了这样一个大红大紫的名字。他回到家后，就像扔一顶破帽子一样，把这面红旗扔给了我的娘。我娘就这样成了他冲向城楼时所见到的一面红旗。这名儿我娘不喜欢，家里也没人去叫。有许多年，我都不知道她老人家叫这样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名字。

姥爷就在刚想好我娘的名字的时候，一发子弹，斜刺里打中了姥爷。那颗子弹带着一种优美的弧度不偏不斜刚好钻进了他的屁股里，大英雄我姥爷被这颗不识时务的子弹，一下子把仅有的一点雅兴给打没了。他抹了一把他的屁股，屁股上全是血。半个屁股几乎给打烂了。一抓，疼得哇哇直叫。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种他从没有见过的血红，硝烟在他的身前到处乱窜。无数的战士呼喊向前冲锋。他的眼睛里冒着与那些子弹一样的火星，它们来回地窜游着。他伸出一只手，试图抓紧那些他看不见的火星。这时又一颗子弹叭地一下擦着他的右肩滑过。那声刺耳的枪声一下把他从幻觉中惊醒。他下意识地向下伏，把半个脑袋露出地面，向四下里寻找那个向他开枪的家伙。那个家伙躲避在城垛的后面，他露着半个头，右手举着支驳壳枪，正向他瞄着。我姥爷气坏了，他一个前滚，就滚到了那个敌兵跟前，手起刀落，那个军官就被他砍去了右臂。那支枪带着一

种刺耳的响声掉在了他的身前，我姥爷看着那支枪，有些发呆。半晌，他才从地上，把那支枪捡起来，那只枪上全是血。但在血光中，闪烁着的一丝钢蓝，晃疼了他的眼睛。我姥爷强忍着疼痛拉开那支枪，那里面还躺着一粒子弹。那粒子弹小小的伏在枪膛里，如同一个白嫩的婴儿，那黄黄的皮肤多么地亮呵。那正是孩子的样子呵。我的姥爷有些无由的心酸和微醉般的幸福。但屁股上的刺疼一下就把他从想象中抽出来了，他看了一下在那儿呼疼的敌兵，忽然把子弹放进去，他就用那枚婴儿般的子弹，向那个敌兵瞄去。那个躺在地上的敌兵，有些绝望地看着我姥爷。他眼中的某些东西可能打动了姥爷，姥爷的手微微地抖了一下，那枚婴儿般的子弹飞了出去。那一枪，刚好打在那个倒在地上的敌兵的屁股上。我姥爷觉得这样才公平些，他有些满足地想。同时觉得全身力气耗尽般地空虚，他用无神的眼睛看着那支驳壳枪发了一阵子呆，就昏了过去。

我姥爷醒来时，是在野战医院里。这会儿他才想起已经给我娘起好了名字，他还没有见过我的娘呢？我姥爷与别人不一样，他一直想要个如花的女儿，在他有了一堆长得五大三粗的儿子们后，他就整天叫我的姥姥给他生个女儿。现在他终于有了个女儿了，但却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儿。那些日子里，他就沉浸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中，不可自拔。到了十月一号，共和国宣布成立了，在医院待得烦烦的我姥爷想，革命都成功了，我还待在这儿干啥？那一阵子，他的老部队都南下了，一生从不怕死的姥爷这会儿却有些后怕了。他那时候特想我姥姥，想他没见过面的女儿，想他家里分得的一亩二分地，总之，姥爷一个心眼想回家，就像那会儿他不顾家里人劝，去当游击队打日本人一样。

那颗子弹在姥爷的屁股里，折腾了几天就不再动弹了，仿佛是一个闯了祸的小孩子，安静地待在一边，不敢出声。我姥爷对于那颗子弹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当时医院的环境太差，就决定让他去后方医院做手术。但我姥爷对这颗子弹已经不太在乎了，他想，一颗钻在屁股里的子弹能成什么气候？去意已决的我姥爷，带着那颗子弹，跑回了家。

我有时候想，人的一生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结局。你自以为在一条道上向前走着，并且这条路可能就是你一生的终点了。但就在你要走到尽头时，却又走上了另外一条路。并且这条路有时候，还是小路。我姥爷就是这样。离革命成功眼瞅着只有几毫米了，他要是咬咬牙，坚持着走过去了，也许一切就会是另一个开始。但我姥爷选择了回家，这就使他选择了另外一种人生，成了另外一种人。因为他永远都不能不承认，自己是一个逃兵。姥爷离开医院时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，唯独拿回了射进他的屁股里一颗子弹的那支驳壳枪。他回到家后，就把那支枪扔进了地窖。他任它生锈，任它在另外一个角落中被岁月磨灭。如同他只能任那颗子弹跟着他，如同一种洗不清的耻辱。那颗子弹难道不是一种耻辱？但比这更让老人痛苦的是，不是这颗子弹在寒雨飘落中悄悄走动时的疼，而是那些比子弹更重的人生。姥爷回到村子里后，生活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。姥爷一生背着这种重负，一会儿做小工，一会儿去山上种树，他养活着这个几十口的家，直到所有的人都大了，他的人生也就将尽了。那颗改变了姥爷命运的子弹，就这样跟着姥爷，在他那硕大的屁股里待了几十年。一到冬天，它就动了，带着一种小心的抖动，它似在沉思或者在散步。每当这时，我就看见他的眉头紧皱，脸上洋溢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疼痛神色。姥爷痛苦

时，可能就是他的人生幸福之时，我这样想，是因为我看到那颗子弹所带来的痛苦，让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少见的欢乐。那种欢乐给我的震动太大了。只这时我才感到，老人为此所要担负的人生是多么地重呀。他只在这颗子弹颤动时，才有一点点的轻松。而这一切，真的可以减轻你的灵魂中的疼痛吗？我不止一次想问一问他。但我知道，我的问话，将会是另外一种疼痛，我不想再让我的姥爷享受痛苦了。

我曾经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不把这颗子弹从屁股里取出来呢？把子弹取出来，他一生的痛苦不就没有了吗？我问过我的娘，我的娘也不知道。我问我姥姥，姥姥也只是沉默不语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对这样一颗子弹，表现出这样的一种心情。但我谁都问了，就是不敢去问我的姥爷。我知道，这颗子弹是老人的一块心病，那是他身上最柔软的地方呵。我们都小心地躲着它，像躲着一段往事。

但我知道，老人肯定会把那颗子弹取出来的，因为我姥爷恨它。因为它不是我姥爷身上的东西。他人生的转折是在去年。他当年的一个兵，当然，他后来做过共和国的中将。这个老中将，在他也老得只有回忆的时候，打听到了我姥爷还活着，就来找他。这个当年他手下的兵，看到他的老队长的生活，老泪纵横。中将说，我不信一个砍死了十几个鬼子的人，会是逃兵。我也更不信一个老兵，就不该过个好日子。两个月后，县里就把他的问题给解决了，老人成了老英雄。许多人都去请他讲当年去杀敌人的勇敢。但老人给我来信说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为什么爱听人讲杀人。为什么他们要逼一个老人去回忆杀人呢？老人问我。我有些呆然。一个老人可以给这个世界上留些什么呢？当然不只是可以去杀人。

老人在信中问我，他八十过寿时，能不能回去？他似乎感伤地说，那颗子弹现在经常动，像是在与他说话，它沉默的时间太久了。这狗日的子弹。他一动我就想起那些过去。我知道，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我该走了，他们都在叫我哪。你回来吧，我有件东西给你。在信末，他似乎小心地问我，那颗子弹现在还能取出来吗？那狗日的玩意在我身上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一想到有这么个东西在我的身上，就觉得不太自在。

这是老人头一回与我提起这颗子弹的事。我的手有些颤抖。我把那信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泪水悄然滑下我的脸。这颗子弹早该离开我姥爷了，临回家时，我专门去军区总医院找了一位专家咨询，那位老专家听完我介绍的情况，沉默片刻，才对我说，那颗子弹最好不要取出来。他有些小心地说，一件与人相伴了五十多年的东西忽然离开人体，可能同样是一种伤害。据考证，有时候，人体可能会在漫长的时间中，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纳入到自身的组织中。并把这当成自身的一部分。我说，可那是一颗子弹呀？

他有些坚决地说，即使是一颗子弹，也是一样。现在把它取出，就像当初它钻进去时一样，还会带给他更深的疼痛与不适。我有些伤感地问他，那颗子弹将永远无法取出了？医生深刻地点点头，最好不要再增加他的痛苦了，那颗子弹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……

我是带着怅然的心情回到家里的，我把那个老专家的意见转告诉他。他似乎有些愕然，半天一语不发，那种沉默逼迫着我。老人无言地看了看我，低语：我会把它取出来的，这颗狗日的小东西，它跟了我五十多年了，五十多年了呀……

老人叹息着，之后把我引到他的屋子里。我知道他要送给

我这件他在信中提及的东西了，但那是什么呢？对于老人将要送我的东西，我一直在猜，我什么都想到了，但唯一没想到的是，他给我的竟是这支旧枪。他把那支枪从那块布匹中剥出时，我几乎快要喊出来了，我没想到老人真的还藏着这么一支枪。以前听别人说老人有一支枪，我一直不太相信，但我看到它时，竟一下就感到了另外的一种惊撼。我知道老人为什么会有那支枪了。我默默地期待着老人。他捧着那支枪，像捧着一种回忆。只是那回忆都成了什么样子了呢？它锈迹斑斑，已经看不出它真实的模样。并且还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。那是往事的气味呵！我这时才发现，老人用了一生时间，像珍藏着一种仇恨一样，藏着这支枪。还有那颗子弹。老人把那支枪递给我，他的神情黯淡，仿佛有无限的伤感。他说，这支枪就给你吧，我把它扔到地窖里50多年了，它也没被锈坏。这狗日的，比我命还硬呢！老人叹息着，转身离去，留下我一个人发呆。

我努力地想着那支枪，试图从中看出些什么来，但我知道，对我来说，它太简单，又太复杂，如同我姥爷。

我就这样捧着这支枪回到了军营。这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贵重的赠品了，因为他是一个老人的仇恨与一生。

这个老人的一生只有一斤二两重。

我以为。

但这个梦只是一种征兆。三天后，我收到家中来电，姥爷于当天去世，要我速归。天哪，三天前，正是在梦中看到他的时候，这个老人。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。我赶回去的时候，老人已经静静地躺在了泥土里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老人在临死前竟然留下一句话，要求将他火葬。大家都被他的决定给弄呆了，我们老家最讲究的是土葬，火化对于山西人来说，几乎是一种